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forest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a small boat is on a body of water. In the background, a small cabin is nestled among tall, dark evergreen trees. A large, white, oval-shaped title box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絕望女

徐霞村譯

COUNTRY
2001

絕望女

徐霞村譯

1930 1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大洋六角

絕望女

徐霞村譯

上海

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6

目錄

鄉村的武士(意大利魏爾嘉).....	一
絕望女(法國比爾路易).....	一五
懷托爾斯泰(俄國蒲寧).....	二五
「騎上生着花的人」(意大利皮藍得婁).....	四九
一個哈叭狗的信(俄國果戈里).....	六九
打賭(俄國柴霍甫).....	八三
利各的思想(法國法郎士).....	九七
錢上(俄國高爾基).....	一〇三
一場把戲(猶太萊辛).....	一三一

她的情人（俄國高爾基）	一四三
正當善慈（法國法郎士）	一五五
聖誕節的故事（俄國杜思退益夫斯基）	一六五

鄉村的武士

意大利魏爾嘉著

突利杜·馬加，儼紀亞大娘的兒子，在他當兵回來的時候，每天下午總要穿着他那意大利步兵的制服，戴着他那同一個帶着金絲雀的籠子坐在案子上的算命者一樣的紅帽子，在方場上擺來擺去。女孩子們，當她們把鼻子藏在肩巾裏去作彌撒的時候，都渴念地望他；頑童們蒼蠅似地在四周嗡嗡。他身邊帶着一隻笛子，上面一個意大利王的騎馬像，像活的一樣；他在他的褲子背後劃他的火柴，劃的時候總是舉着一隻腿，彷彿要踢人似地。但是，雖然如此，安吉

羅老爹的羅拉仍舊沒有在彌撒裏或樓台上露面，因為她已經和一位從里可雷亞來的人，他是一個車夫，他的馬廐裏有四匹從索丁諾買來的騾子——訂了婚。起初當突利杜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見了鬼！他恨不得要把那個從里可雷亞來的人的心挖出來！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祇是到這位美人的窗下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罵人的歌都唱出來，以洩他的忿怒。

『儂紀亞大娘的突利杜沒有別的事做嗎？』鄰人們問，『怎麼他整晚上都像一隻無家可歸的麻雀似地唱呢？』

末了他終於碰見了羅拉，她正拜了危難聖母回來；看見了他，她既不臉白也不臉紅，就彷彿沒有她的事似的。

『看見你真是福氣！』他對她說。

『啊，突利杜大哥，他們告訴我你是月初回來的。』

『他們還告訴了我別的事呢！』他回答。『你真的要同車夫阿爾斐歐結婚嗎？』

『嗎？』

『假如那是上帝的意思！』羅拉回答，把手帕的兩角在她的領下拉着。

『都是上帝的意思——你愛怎樣做就怎樣做！都是上帝的意思——讓我從這樣遠回來看這些好把戲，羅拉姑娘！』

這位可憐的小伙子竭力想顯出勇敢的樣子，但是他的聲音已經沙了；他用一種搖動的步伐走到這位女孩子後面去，他的帽穗在他的肩上跳來跳去。她，在她的良心裏，看見他這樣悲哀，確實有點難受。可是，她却不肯用好話來哄他。

『聽着，突利杜大哥，』她終於對他說，『讓我回到我的同伴中間去罷。她們將說什麼呢，假如她們看見我和你在一塊？——』

『對了，』突利杜回答說。『現在你正要同有四匹騾子的阿爾斐歐結婚，讓別人說了閑話是不大適宜的。在另一方面，在我當兵的時候，我的母親可憐』

的女人，却不得不把我們的推磨的騾子和大道旁的那塊小葡萄園賣去。現在貝爾達已經不再推磨了，你也不再想到在我離開之前，我們在那臨着院子的窗子前談話，你送我那塊手帕的時候了——天知道我在牠上面流了多少眼淚，走到那遠，連我們的鎮名都聽不見。好，別了，羅拉姑娘；讓我們好好地脫離，完結了我們的友誼罷。」

羅拉姑娘同那位車主結了婚；禮拜日，她在樓台上出現，兩手放在胸前，顯示着她的丈夫贈給她的所有的金器。突利杜繼續地在那條窄街上走來走去，笛子放在嘴邊，手放在袋裏，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氣，瞟着女孩子們；但是，在內部，一想到羅拉的丈夫竟有那許多金子，一想到他走過的時候她竟裝做沒有看見，他便覺得被嚙一樣地痛心。

『我要洽洽在她的眼底下耍她一下，這個寶貝！』他喃喃道。

在阿爾斐歐大哥的對面，住着種葡萄的柯拉老爹，人家說他是像一條豬一

樣地富，家裏有一個女兒。突利杜曉了許多舌，費着許多事，終於得到柯拉老爹的雇用，開始到他的家裏去，向那個女孩子說甜密話。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好話向羅拉姑娘說去呢？』桑達回答。

『羅拉姑娘是一個太太了！羅拉姑娘現在嫁了一個大王了！』

『我是不配嫁大王們的！』

『你值一百個羅拉；我認識一個人，當你在那裏的時候，他就不肯去望羅拉姑娘，甚至牠的聖者。因為羅拉姑娘連替你拿鞋都不配，都不配！』

『當狐狸可以獲到葡萄的時候——』

『他說：你是多麼美麗啊我的小葡萄球！』

『啊！你這兩隻手啊，突利杜大哥。』

『你怕我吃你嗎？』

『我既不怕你也不怕你的聖者。』

『呃，你的母親是從里可笛亞來的，我們知道！你有好門的血統！我可以用我的眼睛吃你！』

『用你的眼睛吃我罷，這樣倒可以免得剩下碎屑；但是同時替我把這捆木柴拿起來罷。』

『我替你把這所房子拿起都可以！』

她，爲了免得紅臉，便把手下的一塊木頭向他擲了過來，僥倖沒有打着他。

『讓我們快點罷，因爲說空話是當不了事的。』

『假使我有錢，我一定找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桑達姑娘。』

『我不要吃羅拉姑娘一樣，嫁一個大王，但是當上帝給我送來一個人的時候，我也有我的嫁奩。』

『我們知道你有錢，我知道啊！』

『假如你知道，那就請你快點，因爲爸爸要回來了，我不願他看見我在院子裏。』

父親開始做出歪臉來，但女兒却裝做沒有看見，因爲這位意大利步兵的帽穗已經搔動了她的心，整天在她的眼前跳躍了。當父親把突利杜趕出門去的時候，女兒便開了窗子，整晚上地和他談，以至附近沒有一個人不拿這件事作爲談資。

『我爲你要發狂了，』突利杜說，『我失去了睡眠和胃口。』

『說罷。』

『我願意做國王的兒子來娶你！』

『說罷！』

『憑了聖母，我可以把你當麵包一樣吃下去！』

『說罷！』

「啊！君子一言！」

「啊；我的媽！」

羅拉每天晚上躲在一盆紫蘇後面聽，臉上變得又白又紅，終於有一天來找突利杜。

「這麼說，突利杜大哥，老朋友就不再互相招呼了嗎？」

「但是啊！」這位青年人嘆道，「能招呼你真是福氣呀！」

「假如你有心來招呼我，你是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的！」羅拉回答。

突利杜是這樣屢次地回去拜她，以至連桑達都注意到了，當他來的時候便砰然地把窗子關上。當這位意大利步兵走過時，鄰人們都用一個微笑或一個頭的動作互相指出他來。羅拉的丈夫是帶着他的騾子赴遠集去了。

「禮拜天我要去作懺悔去，因為昨天晚上我夢見了黑的葡萄。」羅拉說。

「讓牠去罷！讓牠去罷！」突利杜勸道。

「不，現在復活節快要到了，我的丈夫會問我為什麼不去作懺悔呢。」

「啊，」柯拉老爹的桑達喃喃地道，當她在羅拉正跪着洗罪的懺悔所前等着她的班的時候，「憑我的靈魂，我決不送你到羅馬去贖罪！」

阿爾斐歐帶着他的騾子，載滿了錢回來了，並且帶回來一件過節穿的新袍子送給他的妻子。

「你真應該替她帶禮物回來，」他的鄰人桑達告訴他說，「因為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你的妻子沾辱了你的家風。」

阿爾斐歐是一個把帽子戴到耳朵上的車夫，聽見了這種話，他就像被刺了似地變了色。「見鬼！」他叫，「假如你沒有看對，我就不留你的眼睛來哭！連你和你家裏的人！」

「我是不慣於哭的！」桑達回答。「即當我用這兩隻眼看見儂紀亞大娘的突利杜夜間走進你妻子的房子時，我也沒有哭啊。」

『好，』阿爾斐歐回答。『多謝。』

突利杜，因為現在車夫已經回來了，便不再在白天到那條小街去，只在一個小酒店和他的朋友們一塊解悶；到了復活節前夜，他們在桌上一同吃臘腸。當阿爾斐歐大哥進來時，祇從他向他望時的那種樣子，突利杜就知道他是爲了那件事來的，於是他便把叉子放在盤子上。

『有什麼差遣嗎，阿爾斐歐大哥？』他說。

『不敢麻煩，突利杜大哥。我有許多日子沒見你了，我打算同你談談你知道的那件事。』

突利杜起初原打算敬他一杯酒，但阿爾斐歐却把他用手推開了。

於是突利杜立了起來，對他說：

『我在這裏，阿爾斐歐大哥。』

車夫用他的手臂抱住了突利杜的頸子。『假如明天你肯到甘基里亞的印度

無花果樹林裏，我們便可以談談那件事，鄰人。』

『請你在天亮的時候在大道上等我，我們一同去。』

說完這些話，他們便交換了挑戰的接吻。突利杜狠狠地咬了一下那位車夫的耳朵使他可靠地不會爽約。

朋友們都沈默地離開了臘腸，伴着突利杜回家。儂紀亞大娘，可憐的女人，每天晚上總要等他到夜深。

『媽，』突利杜對她說，『你還記得，當我當兵去的時候，你相信我將永不能回來了嗎？給我接一個同那時一樣的吻罷，因為明天我就要出遠門了。』

還不到天亮，他便拿了他去當徵發兵的時候在乾草裏藏的摺刀，向甘基里亞的印度無花果樹林出發。

『聖馬利亞喲！你這麼忙是到那裏去呀？』羅拉低聲說，嚇壞了，當她丈夫要離開家裏的時候。

『我到附近去，』阿爾斐歐大哥回答；『但是在你，最好我是永遠不要回來。』

羅拉，穿着她的小衣，便在床脚上祈禱起來，把貝南丁諾神父替她從聖地帶來的念珠壓在唇上，背誦出牠所能容的所有的 Ave Maria 來。

『阿爾斐歐大哥，』突利杜開口道，當他陪着他那沈默而帽子戴在耳朵上的同伴回樹林裏走了一程之後，『正如主一樣地真，我知道我是錯了，我應該讓你殺死。但是在我到這裏來之前，我却看見我的老母親，借口照料鷄房，起來看我走，就彷彿有什麼感觸似的，因此，正如主一樣地真，我要殺死你，免得使我的小老太太哭。』

『好，』阿爾斐歐大哥回答，脫下他的背心。『我們要鬥得兇一點，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勇敢的刀手，突利杜中了第一刀，剛剛中在臍膊上；當他回敬

的時候，他也重重砍了一下。中在對手的身上。

『啊，突利杜大哥你真存心要殺死我呀！』

『是的，我這樣告訴了你；現在我已經看見我的老人家的鷄房裏，她似乎永遠在我的眼前。』

『睜開你的眼吧！』阿爾斐歐大哥對他喊道，『因為我要好好地回敬你一下。』

一面站定了勢子，曲着身子，把左手撫在使他痛楚的傷口上，肘部幾乎觸了地，他快地抓起了一把土向他的仇人的兩眼擲去。

『啊！』突利杜吼道，迷了眼，『我是死定了。』

他向後面拚命跳了幾步，打算救他自己；但是阿爾斐歐大哥又趕上在他的胸前給了一個第二刀，在喉嚨上給了一個第三刀。

『看哪！這是你沾辱了我的家風的回敬。現在你的母親可以不必去麻煩那

些鷄了。」

突利杜用手在空中摸索了一會，在印度無花果樹中間摸索了一會，接着便像一塊石塊般地倒了下來。血沸騰地在他的喉嚨裏流着，他連『我的媽！』都不能喊了。

絕望女

法國比耳路易翁

這工人的住所包含兩間屋子，和一個非常小的廚房，但兩間屋子都容不下兩個床。第一間屋子裏睡着父親母親和最小的孩子。第二間屋子裏放着另一隻床給兒子和女兒：十九歲的由利安，十四歲的白爾代和十歲上下的細萬尼。

大家都已睡了一個多鐘頭了。格愛內爾教堂剛打過十點。月亮和黑夜的輝煌而溫柔的空氣從敞開的窗子裏落進『小孩子們』的房間裏。三個人都在一頭躺着，由利安把背轉向那睡在床邊的小妹妹，只見白爾代正直挺挺地對着她的

哥哥，胳膊托着頰，眼睛大睜着。

由安利撫了撫她的腿：

『你不睡嗎？』

她神經質地說：

『你呢？』

他凝視了一會她的眼睛，接着，用他那溫柔的手握住她的膝部：

『你在想他嗎？』

她冷諷道：

『你呢，你在想她嗎？』

用一隻肘支住身子，他慢慢地把頭抬起來，帶着愛憐的神氣，帶着一個成了人而知道初戀的意義長兄的神氣，望着她。白爾代咬住牙齒不說話，把席邊拿在手裏，機械地整理着那織入黃草辮中的黑絲的流蘇。

『可憐的了頭』，他接着說，『可憐的小了頭，你知道你一月以來已變了多少喲？你夜間不睡，白天不吃，既沒有血色又沒有健康。這能長久嗎，這種生活？』

她很坦然地回答：

『大概不會吧。我明天就自盡。』

在一時之內他只是攙住她的肩膀，戰抖地用兩臂抱着她：

『你要……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瘋了嗎？』

起初她祇是一味地抱着頭，像怕被人批頰似的；接着，忽然臉色一變，她終於忍不住兩頰一縮，流下眼淚，這就是她在室內的寂靜中嗚咽着低聲說出來的：

『是的，我要自殺，由利安，是的，我要自殺。……人們將不再聽到我的消息……這對於白爾代將算一個愉快的了結，而且媽也可以甘心了，因為我是

如此壞，據她說，如此下流。……然而上帝一定知道這話是不對的，我並沒加害給誰，即使我那小朋友。……我一定要這樣自殺，我不能再受了，我的一生裏不幸太多了。……自從我一出世，我就整天挨打，時時挨打，受最利害，最利害的話。……我每天總是做十二個鐘頭的工，我竭我所有的力量賺錢，可是到了星期六，當我把本星期的四個佛郎五十生地帶回家時，媽沒有一次不說這不夠償我所吃的和所穿的。……好！當我變成一個死屍的時候，我就誰也不欠，一切都好了。明天我就到希尼島去，在那只滑一滑就下去了，這比跳水又容易得多。我已經決定了，由利安，明天在「認屍所」再見吧。」

由利安知道這種大的傷心一定還有別的原故。他把他的妹妹用兩手抱起來，等自己的情緒冷靜了些，就在她的耳邊說：

『那麼約翰呢？』

嗚咽更加重了。

『我的小約翰啊，我的小約翰啊，』她哭着，『我的好約翰啊！』
『得啦，告訴我吧，白爾代，現在你必須通通都說出來；你們是從幾時認識的？』

『從上月十四。』

『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孟巴拿斯大街。』

『怎樣認識的呢？』

『在一個長凳上。』

於是，一句跟一句，慢慢地，費了很大勁，他才把這個要自滅的小動物的秘密完全知道了。

『約翰』是個十六歲的工人，剛滿了學徒期；是個好工人，如果你肯信她的話。（他有各種的美德。）一種巴黎所特有的巧合——牠能在三百萬人裏把兩

個愛人合在一塊——使他和她見了面。他覺得她很溫柔，她對他也是傾心若狂，他們立刻就達到了一種極度的熱情，把兩個孩子造成了悲劇中的人物。

這位青年人對這十四歲的小姑娘一點也不加誘惑的手段，像那整天追在她後面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的孩子似的。他很像誠懇地向她求婚，正如巴黎人民中那些已到獨立做工的年紀，而不到成人的年紀男女孩子的求婚一樣。這意思就是，他已對她要求同共生活，互相持家，發誓永遠相愛。接着他便開始每晚到工廠來接她回家，爲的是一方面和她在路上談話，一方面還不致耽誤她的時間。他們一直談到他們要租的房子，他們將來的預算。他每天可以得四個佛郎，她每天可以得七十五生地；這已夠安安定定地生活，即使加一個小孩也可以了。有一兩次他們祇是踱到一個荒鄙的街區，在大牆後面互相迎着，用嘴唇在嘴唇上貼一會，但這已夠破壞當晚的睡眠了。

有一次，他們在那裏，一時不小心，竟被她區中的一個隣人窺見。她母親

很快地曉得了；此後的情形就留給你想吧。這可憐的女孩子一直挨了二十分鐘的打，而且，每打一下，她的母親還用罵妓女或罵當時最下等職業的人的話罵她一句。從那天以後，她每晚總是親自到工場去接她女兒，一路上抱怨着她耽誤了她的工夫；這便使白爾代和約翰突然分開了。

由利安聽着這絕望的女孩子一面說着，回憶着，一面哭，嘴唇顫動着，好像一個將死的女人，各處都是淚，枕頭上，襯衣上，床單上，滿膊胳膊滿手。

對口裏嚷着自殺的小姑娘們，申斥，愚哄，用話或武力來恐嚇本是最好的方法。但由利安却深明白他妹妹的皮氣：他知道她是說得到就能辦到的，在人生裏從來沒走兩條路。

『你還可以見他，』他說，『我相信你。明天就可以見他，而且還不止祇見一會。和他逃走吧，我的白爾代，你們一上貝兒維爾他們就找不着你們

了……。」

帶着重新的嗚咽打斷了他的話：

『不能再見了啊。……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曾寫信給我寄到工場。……他以為我又有了別的愛人，因為我已有十五天沒法和他在見面了。……他對我說他今晚在希尼島等我到半夜，如果我不去，他明天就要到聖意梯安納去替他叔叔做工去了……我今天晚不能離開此地，但明天我却還要到那裏去，在他等我的地方死了我也甘心。』

由利安跳下床來！

『你還不立刻穿上衣服！在這裏多留一天少留一天就有這樣大的關係嗎？十一點還沒打呢。你可以在五分鐘內收拾好。我不願意你這麼晚獨自一個在雅維路上走，我也要和你同下去，我的小子頭，這樣就沒有人敢向你說便宜話了。』

白爾代，又驚又喜，立刻從床上滾下來，跑到椅子上拿起她的襪子，她的襪帶，她的襯衣，她一眼也不放鬆她的哥哥，而且時時地揉着她的眼，揉了左眼又揉右眼；一半固然爲的揩乾眼淚，但主要的却是要看清，要明白：她的由利安是否在取笑她，自己是否真能出走，離開，不再自殺，不再苦痛，而將把全力去造人生的快樂。

她呼喘着，慢動着；一種輕淡的微笑使她的兩脣欣樂地張着。她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穿上襪子之後，她又把牠們脫掉去，取別的，從衣櫥取出她那漂亮的襯衣和新的短褲。在穿上衣服之前，她又拿一塊濕的洋綿，從頭到腳，把身上淋了一遍，然後又用塊手巾揩乾。她在一個抽屜底裏曾藏了一個蘇的米粉；她拿牠擦在鼻尖上，前額上，和頰上。她的頭髮呢，現在！她竟把牠忘了。只消用手指掠兩三下，她的頭髮便散了，她是這樣快地梳牠，以至竟拉掉四十根頭髮。鐵針和簪子是放在壁火台上的，一切很快地便都弄好，插定，蓬

起，梳光，凸圓了。她穿上她的禮拜日的裙子，她的新漿的紅花的上衣，她的皮帶和紅領帶，接着便是她的新皮鞋，她的草帽，她的傘，以及她所有的一切。

『你還沒收拾好嗎？』她對他說。

他用不了多大工夫。

當他們推開房門時，她看見她的小妹妹細萬尼仍舊在床上側臥着，什麼都沒把她弄醒。

『可憐的萬尼啊，』白爾代低着頭說。『我離開這裏只有她是我不能捨的。你呢，你肯來看我嗎，由利安？我們可以由郵局寫信吧？……但是，當媽看見我逃走了時，她要對你說什麼呢？你將一輩子聽不完了！』

『我也不回來了，』由利安更傷心地說。『你剛才的話對了。假使你想「他」，我也想「她」啊。』

懷托爾斯泰

俄國蒲甯著

我可以說是一生都在熱情地愛着他，我覺得我之曾會見他幾次也算是我的最大的運氣。

柴霍甫有一次對我說（照例是，突如其來地：）

『聽清楚我的話：托爾斯泰一死就什麼事都要完了。』

『文學呢？』

『文學也要完了。』他回答。